



范古農居士年譜

有關范古農居士的傳記並不詳盡，從金剛經講義蔣維喬教授序中，得知：己卯（民國二十八年）「范古農居士避難來滬，寓於社中（省心蓮社），商得其同意，任校訂（金剛經講義）之責，遂得於今年（二十九）六月即成。」

今培根居士據所得資料，正好為這位近代佛學者歷史背景補白。

單培根

冠軍入泮。

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八歲
肄業上海南洋公學。

一九零零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二十歲
娶戚瑾良女士為妻，戚大二歲。

就學武林求是書院。因同學諸暨蔣伯器之父智由，時在天津主辦某報，恒以東西哲學之概論函教其子，且深讚佛義之獨勝。嗜其說。一日隨蔣君為其父請佛經於慧空經房，乃擇一文少而有註釋之圓覺經直解，請歸讀之。雖未能盡解其義，而頗覺津津有味。覺世以為有，佛則云無，世以為無，佛則云有。時習幾何原本，見其所列自理條後有按語云，學此書者，但當依照所定之理解決問題，切不可懷疑，亦不容杜撰。及讀佛經，亦

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辛巳一歲

己亥月初十日生。父為取名曰運樞，字拱薇。以生時母夢人從田間來，故後自名曰夢耕，字古農。至六十一歲又易名曰寄東，字幻庵，作三世易名說。又嘗別署海屍道人，及曾以幻修為署。而以古農之名聞於世。父名文質，母嚴氏。范氏為浙江省嘉興府秀水縣棲真寺竹葉斗人，以耕讀世其家。父初居池灣，後乃遷居嘉興月河。無兄弟，有二妹。

民國廢府，嘉興秀水二縣原相連，併為嘉興縣。棲真寺與池灣為相近二集鎮，在北郊。舊有棲真寺，與嘉興城內精嚴寺楞嚴寺為嘉興三大叢林，今並毀。月河在嘉興北門。

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十五歲

幼穎慧，讀書敏悟，為其師經學家陸仲襄所器重。年十五，以

覺但當依照佛所說理，不可妄解，不必懷疑。

居士於佛法，以信入，知信根有自。初入佛，即首得圓覺經讀，亦緣有所在。幻庵文集卷一經義類末篇爲圓覺經白話講義一斑，乃釋經題及文殊師利章者，似爲五十年代之作，講而中輟也。

一九零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二十三歲

從二十三歲至四十七歲，從事於中小實業各教育。

戊戌變法之後，各地有辦學校之風。改寺廟爲校舍，搗佛像，逐僧尼。居士就學武林求是書院歸來，嘉善錢氏以每月三十銀幣爲薪聘請任教，告以此是私辦，勿毀像爲約。當時三十銀幣爲重金，不就去。在鄉里創辦毓秀小學，以壇弄一尼庵爲校舍。嘉興之小學，以此爲始。此汪邨泉親口告我。且云，辦此校時，毀像逐尼，誠不料其後竟成爲一虔誠之佛教徒，有名之佛學家。汪邨泉爲毓秀小學首屆學生，以前三名畢業。

自在杭得讀佛經，四五年中，間嘗閱楞嚴及觀楞伽記，然亦無甚理解，但覺所言足以舒暢胸襟耳。

一九零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二十七歲

東渡日本，入東京物理專科學校留學。

在日本參加革命爲同盟會會員。與褚輔成沈鈞儒相友善。

是時有留學日本之風，同時東渡者多人。褚輔成沈鈞儒皆嘉興人。

遊學日本東京，從桂伯華章太炎先生遊，得聞楞伽唯識。於舊書肆請得金陵刻經處版大乘起信論直解及義記兩書，乃大歡喜，玩讀最久。

居士一生宏法，自早歲起，即並依起信唯識。至六十歲後，乃專弘法相。

一九一零年宣統二年庚戌三十歲

留學日本東京三年畢業歸國，嘉興知府聘任嘉興府中學堂監督，即校長。是爲嘉興有中學之始。課餘常與學堂同事講佛學。學生以其違背新潮流，鬧風潮。遂毅然辭去。知府挽留之，不就。任職不半載。後教師多有至其家聽講佛學者。沈雁冰曾有文紀其事。

光復後，嘉興中學堂改爲省立嘉興第二中學，杭州爲第一中學，全浙江省十一府各一中學，依次而名。第二中學校長季仰先，原教師提任。

居鄉辦學，見楊仁山所訂佛學課程普通三年專門各宗應讀經論，乃依之絡繹購請，課餘閱覽，從事研學。

居士於楊仁山，受其影響甚深，亦推崇備至。撰有近代中興佛教人傑石球楊仁山居士傳，選入幻庵文集。楊仁山以起信楞嚴而入佛，學宗華嚴，行在淨土。繼承弟子歐陽竟無，專弘法相唯識，起唐人之絕學。居士一依楊仁山爲軌範，循其指導而學。晚年專弘法相，亦如歐陽。集其師弟所學於一生。

平湖報本寺華山法師講彌陀疏鈔，友邀往聽。此爲聞法之始。

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三十一歲

在鄉老沈子培家同餐，嘗問於李正剛。解理之最簡要者有大乘起信論，爲佛學說理之總持。至修持之法以何者爲簡要，李答以念阿彌陀佛。

居士作楊仁山傳，謂其「於皖省書肆中得大乘起信論一卷，

閣置案頭，未暇寓目。病後檢閱他書，學不愜意。讀起信論，乃覺卷之不能釋也。賡續五遍，窺得奧旨。」居士早歲遊學東京亦得此，即因論文條理勝常，愛讀不釋。歸國後一依楊氏所訂課程修學，謂不啻航海之有路圖。然繼楊仁山事業，而更深入光大之歐陽竟無，於大乘起信論已有異議。再傳至王恩澤，遂有大乘起信論精簡之作，辯其遺於法相，斥為同於外道。時有唐大圓者，亦宏法相，而回護起信。著大乘起信論解惑，以救王氏之難。居士任佛學書局編輯，為之序而印行之。力主持平，謂語若相反，義固相成。迨後李正剛著佛學偽書辨略，亦及起信論。居士應陳青男之詢，作書後以糾正之。曰：「大乘起信論，諍辯者實繁有徒矣。各是其是，迄無定論。今李居又從而揚其波。」考據一邊，前人已有辯者，且於佛教無重大之關係，可以置而不議。至於義理，則佛學之基本慧命所關，豈不能不注意者。」昔王恩澤居士亦曾料簡此論，而陳義偏於法相。今李君之辯，陳義似涉空宗說。殊不知起信論義賅性相，觀融空有，為大乘宗義之冠冕。西天演其流而分般若瑜伽。東土承其緒而朝天台賢首。義海淵深，文珠盤走。若執片義以相繩，何異熾螢火而燒須彌，徒見其不知量耳。」憶在清末末年，曾於吾鄉沈培文家，獲聆清誨，猶承曉以起信論為佛學說理之總持，今覩偽書辨略之文，何其先後看出兩人耶。」至民國二十七年戊寅，居士已五十八歲，避難自天目山歸，寓滬省心蓮社，猶為眾講大乘起信論，編寫講義，以法相唯識為釋，融法相起信於一爐。曰：「本論為佛學性宗之要典，而歷來賢首宗師依以判釋教義者，洵為學大乘法者入手之書也。」龍樹依心真如門而說般若之論。無著世親依心生滅門而演法相唯識。佛學大綱，詎能外此。」居士以考據為無重大關係，置而不議。信起信論為馬鳴所造。在龍樹無著之先。乃有如此之

說。然即於六十歲後云：「始知普為一切乘說真了義教之法相宗，在當今實為最契機之佛學。」提出學在法相之學，創法相學社，專力講弘法相之議。於民國三十六年六十七歲印行幻庵文集時，作自序二，以斯集稿已越五載，憾未能表顯最近心理之作，有將來再刊續集之願。

清帝遜位，光復後，任嘉興縣第三科即教育科科長，月許即卸任。

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三十二歲

應褚輔成之請，創辦嘉興商業學校，以月河錢業會館為校舍，自任校長。後學制改革，改稱商科職業學校。訂校訓曰：「一、毋不敬，敬師敬友。二、毋不愛，愛人愛物。三、毋不愼，愼言愼行。四、毋不勤，勤學勤業。」初期於星期日上午講佛學，佛教初學課本三字經為課本。學生自願聽講。且曾於釋迦誕辰放假慶祝禮拜。平時文娛活動亦有梵音唱誦。寄宿生全體素食，歷十六年，終校長之任無改。杭州旅遊，亦蔬食於功德林素食館。教師朱慕賢於齊魯戰爭時遇難死，開追悼會，每人發阿彌陀經一冊，同誦經咒。至民國十六年辭職。應沈寐叟之囑，發起佛學研究會於嘉興。每月兩會，會輒講演。時誦閑法師啓講會於滬南，式海法師開經筵於當湖。切磋觀摩，相得益彰。數年之後，各方風起。浸遍於嘉興平湖嘉善海鹽四邑，而達於杭紹松滬。於寒暑兩假，輒奔走於其間。至十六年，始稍寧息。

居士常至杭州南京無錫等地講經，有請必往。聞名來函請示者，有問必答。因之有三法師二居士之稱。三法師者誦閑印光太虛。二居士者歐陽竟無與居士也。聞之吳印若云。與馬裕藻等發起國學會於杭州，請章太炎為會長。

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三十七歲
受皈依於觀宗諦閑法師，發心念佛，行在淨土，學則靡定。

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戊午三十八歲

佛學研究會印行佛教問答，首為釋尊紀略，信佛法要，末為放生或問。署名海屍道人編纂。

邀請弘一上人來嘉興住精嚴寺藏經閣佛學會閱藏，並勸重復書寫經偈與人結緣。

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己未三十九歲

在杭州已未講經法會開示淨土法門。有題為淨土法門是實驗的佛法演講，載幻庵文集。

一九二零年民國九年庚申四十歲

龔未生以武林佛友始習法相，未達空義，請為開演十二門論。以嘉祥疏本未得，因本宗教義記，略其宗趣，比其科判，講習一遍。後張元成編成十二門論義記科會，序而印行。

居士有大乘空義集要七輯，乃抄取大智度論十八空義，分判科目，並錄中百十二門論文偈以附之。幻庵文集中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龍樹義，乃以大智度論釋大經習相應品文，分配經文，略加按語。又為人序金剛經注釋凡四。有曰：「般若為菩提之因，因圓而果自熟。」曰：「我佛一代時教，其主義之集中點即在般若。慈恩所譯六百卷文，漢譯經中，可謂空前絕後之作。歷代藏經，推為上首者。其重要為何如也。」居士於晚年，專弘法相。嘗問之。居士曰，佛法以般若為最要。然終居士之年，未於般若有大致力。自言為人太多，自為太少。讀其所著，知六十歲前，皆以融會起信法相為主，

晚年始倡學在法相。若假以多年，其必於般若大加發揚也。與武林諸佛友讚揚淨土，有程中和居士發心印施普賢行願品。弘一上人以為宜如彌陀疏鈔攝，將行願品疏鈔精華以餉初學。返里，乃於課餘成之，得二萬餘言，並自序緣起於首。

居士後又為芝峯普賢行願品講座作序云：「般若空理，凡情罕契。」雖從事讀誦，亦未能深獲實益。以致妄談空義，墮於惡趣而不克救。「既而得普賢行願品而讀之，不禁歡欣鼓舞，神為之旺。曰，若此經者，足以挽世人讀經不契之弊矣。此經極顯事事無礙，教人不於空處用心，而於實處。禮佛也，稱讚也，供養也，乃至回問。皆豎窮橫遍，以盡其量。令人應接於妙有境界之不暇。而尚得空談玄理乎。況且恒順眾生願中，廣談眾生之相，至云是故菩提屬於眾生，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。則於佛法不離世間之旨，豈不煥然。安得將此品經廣大流布，令家讀戶誦乎。然則余之對於此品經，而欲宏揚流通也久矣。」可見居士之重視此經，又於此序可見居士雖推尊般若而不急急於盛弘之意。

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乙丑四十五歲

彌勒菩薩誕日紀念演講，見幻庵文集。

創辦嘉興功德林蔬食處。

西藏白普仁喇嘛來嘉興，舉行金光明法會，為護法。並隨護至各地宏法。商業學校事務付教務長吳印若代理。

長女嫁吳寶鎔。吳為北京大學助教。調來浙江大學任教，自天津乘日本輪船南來，途中失火，夫婦同焚。

居士有子女十人，其次女後病死於抗日戰爭避難回滬途中。其他均早夭。故無嫡嗣。

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丁卯四十七歲

從二十三歲起辦教育事業，至是年引退止。以後專力於佛教事業。

居士教育家也。居士之一生，教育家之一生也。自二十三歲至四十七歲，二十餘年，創辦小學中學實業學校女校，歷任校長。並為佛教界辦學。晚年，又捨宅傾產辦月河小學。非但嘉興之教育家無有出其上者，全國亦不數數觀。二十餘年，終其任勿替。且就講於其他學校。教師學生受其熏陶，都蒙佛化。居士不但講佛學於學校。民國元年三十二歲時即創辦佛學研究會，舉行羣衆性講學。各地聞風興起，紛紛設立佛學研究會。居士應請奔走講經。嘉興平湖嘉善海鹽，遠至杭州紹興松江上海。摩頂放踵，席不暇暖。又創辦佛學答問，儼然函授學校。各方聞名紛紛來函發問，一一作答，不以為勞，而以為樂。民國十六年，離教育界，自謂稍寧息，而應聘任上海佛學書局編輯。於佛學半月刊關佛學答問欄，應接所及，尤遍全國。有人去其重，擷其菁，猶存大帙。晚年辦法相學社於滬，造就人才，與歐陽竟無韓清淨鼎足而三。歐韓專尚深入，居士則力求普及。平易近人，無危言聳聽，率身為教。平生欽仰楊仁山為近代佛教中興人傑。楊仁山以刻經勝，居士以教育著，為佛學上之二大柱石。

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戊辰四十八歲

寫佛教及僧衆之地位，謂佛教為教育事業之一種，佛學為教學科目之一種，僧衆即從事於佛教之師範及研究佛學之學生也。寫道德教育之佛教，謂佛教之謂道德教育也，以其能確立善惡之標準也。寫佛教何為而有迷信，謂一因異教之批評，二為外道之假借，三為庸俗之誤會。俱入幻庵文集。

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己巳四十九歲

上海佛學書局聘任總編輯。有致唐大圓書云：「昔年得邂逅於白下，以後雖無緣相見，而拜讀大著者屢，如親左右矣。年來宏法京滬，砥柱狂瀾，公之勳績亦偉矣。欽佩何極。農丁其間，心長才短，毫無展布，慚愧之至。茲以上海佛學書局見招，來此謬膺編輯。」

撰中興彌陀寺智老法師傳，末署「民國十八年己巳孟春之月幻修居士范古農和南謹述。」有云：「智慧法師民國十年自甬蒞杭，住寺八閱春秋。古農時旅杭，又法師有事，必隨諸同志後。」又云：「去歲戊辰十一月初九日，法師知生西時至，召與鐘康侯諸居士，告以後事，且命古農為序萬年簿。」

居士又有彌陀寺香港李公眷屬功德碑。彌陀寺優婆夷孫妙智助田功德碑記。

一九三零民國十九年庚午五十歲

上海佛學書局發行佛學半月刊，任編輯。關佛學答問欄，接引發心學佛同志。代佛學半月刊撰徵求發心學佛因緣啓事。自撰發心學佛因緣，謂「發心學佛因緣，至不一矣。然往往受有何種刺激者為多。而我則殊不然也。」終云：「良以為人太多，自為太少。故一切經論，均是涉獵，每有未嘗卒讀者。與言及此，余滋愧矣。」

昔天台智者大師自謂，我不領衆，必淨六根。損己利人，但登五品。居士為人太多，自為太少，菩薩發心，願入地獄。然一切經論均是涉獵，每有未嘗卒讀者。雖早歲東渡，已聞唯識於太炎先生。而數十年中，作融通起信唯識之論，徘徊於性相之間。直至六十歲後，以科判瑜伽師地論因緣，始知普為一切乘說真了義之法相宗在當今實為最契機之佛學，提

出學在法相之議，專弘法相。

撰善導大師傳略，署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三日誌。

五十誕辰，於嘉興月河家中請諦閑老法師舉行講經法會，講勸發菩提心文。法會甚盛，一時善信皈依者甚多。集佛典中語，發明生理，述爲生範出版，作生日紀念序。葉恭綽有壽范古農五十誕辰五言古詩一首，見遐庵彙稿。

釋迦佛成道紀念有演講文，用斷二障成四智法相宗說。入幻庵文集。

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辛未五十一歲

爲平湖德藏寺撰重建大殿募啓。

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五十三歲

佛學播音，謂佛學第一步是辨明善惡，第二步是識利害，第三步是知是非。知是非又分三，一因果，二空假中，三唯識唯心。

復龔宗元書云：「佛學法性法相兩大宗，如本末表裏，不可偏廢。然性宗亦談相，相宗亦言性。若詳言之，當有性中之性，性中之相，相中之性，相中之相四句。即就真如而論。性宗之言真如，性中性也。相宗之言真如，相中性也。相中之性，不異性中之相。故相宗真如列入無爲法中，與有爲法相對，謂是有爲法所顯之性。其性相對而顯，故體不涉用，而真如乃成凝然之相矣。」又曰：「至究竟位而有漏種滅，無漏種子全體顯現。此時第八識之用，轉成大圓鏡智。而識體則以有漏種盡，故成無垢白淨之第九識。」

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五十四歲

爲德安淨土意語作序。有云：「抑又進一言者。淨宗三經一

論，經頗闡述。論罕弘宣。然天親之立五門。神鸞之抒多解，實爲後人發揮淨宗教義之權輿。如何是功德莊嚴，如何是淨願成就。推其本於實智法身，極其用於善巧方便。乃至名號即是實法，往生即入無生。大言微義，罄無不盡。所望同人取而宏之。」

西土菩薩造論專宏彌陀淨土者。厥推天親。故淨土三經一論，並列爲尊。而自來之弘淨宗者，並不以天親之論爲尙。中國之淨土宗。曇鸞奠其基。曇鸞著往生論注。後世亦未有傳習。居士獨具隻眼，以往生論與三經並重。且自行作爲日課。嘗於省心蓮社，見其以三經一論，日誦若干，終而復始。後創辦淨宗法相學社，曰，我學在法相，行在淨土，勸淨宗人同學法相。

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五十五歲

上海佛敎界人士組織佛敎日報社，鄧慧載爲經理，張靜江等担任經濟，推總事編輯。於四月十日創刊。撰發刊詞，陳宗趣六端。一、指導一般人士，對於佛敎得真正認識。二、警策佛門弟子，對於佛敎須努力振興。三、希望出家二衆，於戒定慧三學一致修習。四、提倡各宗教義，凡律敎宗淨密平等宣揚。五、聯絡佛敎團體，促進僧伽教育。六、消融新舊意見，主張萬善同歸。撰佛敎日報徵文啓。

嘉興請太虛法師講經於楞嚴寺。代鏡清上人作疏。太虛講楞嚴大意，吳印若記錄。文載海潮音。

佛學半月刊之佛學答問，五年以來，積稿甚巨。李經緯有分類編輯之議，劉士安任其事，歷時半載，定爲七門四十九類編。統閱一過，並爲自序。

作寺產辦學紛爭究竟解決之我見。謂必至佛敎徒能握教育權而

後可以究竟解決。又作關於廟產興學文件之抉擇。

爲中國佛教會徵求會員告全國佛教徒。祝國慶撰文。作嘉興移建水西寺募緣啓。

施劍翹手刃父仇孫傳芳於佛教居士林，多有以此爲疑而問者，凌警予邵德培易英法等。復書曉以因果之理，謂「殺人被狙。念佛時死。揆諸因果，絲毫不爽。因果定律，善惡分途，各不相蒙。懺除業障，乃令不障善因果，非必謂消除惡因果也。」

默印問，佛法有不可思議，令未入欲入者無從捉摸，已入者不去深求，如何通達。作佛法可思議與不可思議一文以答。謂「佛法有俗諦真諦，俗諦可思議，真諦不可思議。學佛之道，從聞思修。從思議入者，聞思是也。不從思議入者，修是也。修者何，止觀是也，靜慮是也。然聞思爲修之先導，是故學佛之道，從可思議入不可思議。若不從可思議而入者，謂之盲修。若不入不可思議者，則又焉能誕登彼岸也哉。」

乙亥臘月初七日預祝釋迦成道紀念，適逢一九三六年元旦。演講謂「慶祝云者，豈同諛媚者之欲討好於人，迷信者之欲邀福於神明。乃宜立一善利之鵠的而奮勉以赴焉，希望以達焉。環境逼迫，須富有抵抗之能力。事業建設，須具有深遠之智慧。生靈塗炭，須致其廣大之慈悲。」

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五十六歲

二月十五日釋迦佛涅槃紀念，四月初八日釋迦佛誕日紀念，皆有演講，文載幻庵文集。爲佛教日報撰文殊菩薩聖蹟記，以紀念四月初四日文殊菩薩聖誕。

佛學播音，題爲塵勞和佛事。

撰徵求中國佛教會會員後感言。謂「去寒接受中國佛教會委託徵求會員。以吾鄉嘉興縣佛教會多年停頓，趁此機會徵求會

員，發起組織嘉興縣分會。又以會章規定以出家衆爲主體，應規定在家衆會員另組居士團體，協助會務進行。撰組織中國佛教居士公會建議書及中國佛教居士公會組織大綱。書中第六條，本會會員應守之禁約。一、不得殉迷信之風俗。二、不得蹈外道之窠臼。三、不得染應赴之習氣。四、不得因異宗而生嫉誦。」

居士有復崔澍萍書談關於辦佛教居士林事，見幻庵文集。佛教日報贈閱處友誼會致詞，謂「銷數雖不及新申日報之多。而郵遞所至，遍達國內，遠及日本歐美南洋。」

居士又有龍華傳戒之感言，爲性空任住持開傳戒法會而作。又有改善寺僧工作議。改革僧衆應赴議等。皆見幻庵文集。撰嘉區佛教文獻之概要。以嘉區民國日報社長王梓良將於二十六年元旦發行嘉區文獻特刊，以此題徵稿而作。

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五十七歲

抗日戰爭起，避難展轉至天目山而寓。吟詩自遣，有避難吟，附幻庵文集，爲天目山紀遊十絕等。又作西天目名勝溯源說。

嘗聞居士言，避難時隨攜王恩洋人生學四冊。王恩洋唐大圓皆講學唯識，著作甚多。居士在佛學書局，既出版唐氏諸著。又爲王氏出版龜山叢書。王恩洋著大乘起信論料簡，唐大圓因之有解惑之作。二人皆力宏唯識，而似有純雜之異。居士爲解惑作序，似爲偏近於唐。然讀幻庵文集，於唐之諸著，時有非議之言。而避難隨身所攜，惟王氏之書，其傾心有在矣。

(未完)